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目錄

卷之上

郭威家世業農。

郭威生下有肉珠。

郭威彈死顧驢兒。

郭威殺死賣劍人。

相士謂郭威他日大貴。

郭威辭柴氏往潞州探親。

郭威射死妻約救董璋。

郭威殺死賣酒人。

郭威在汴京遇劉知遠。

常氏爲巨蛇纏繞有娠。

常氏喪夫後投常武安。

潞州刺郭威雀兒處斷。

郭威逃歸邢州。

柴長者招郭威爲女婿。

郭威往澤州應募。

被董璋爭了功賞。

李繼韜放走郭威。

劉知遠做招討使。

郭威詐降契丹偉王。

辟郭威爲參謀官。

漢主宣郭威爲樞密使。

郭威入受顧命。

郭威出征三鎮。

郭威歸大梁。

契丹入寇邊郡。

郭榮做貴州刺史。

差孟業賣詔殺郭威。

漢主爲亂兵所殺。

劉贊發徐州。

郭威請奉漢宗廟。

郭威夜劫偉王寨。

郭威誅族白承福。

漢主疾篤。

郭威殺杜重威。

郭威收復三叛鎮。

隱帝降詔大赦。

詔郭侍中出鎮河北。

李業殺史弘肇。

郭威帥兵入朝。

遣馮道迎立劉贊。

澶州軍逼郭威爲帝。

太后廢劉贊爲湘陰公。

卷之下

世宗下詔親征。

晉王卽皇帝位。

周主召晉王入宮侍疾。

封皇子爲晉王。

皇子郭榮入朝。

慕容彥超投井死。

周主放燕敬權歸唐。

唐主遣燕敬權救北漢。

王峻帥兵禦北漢。

劉旻遣劉承鈞使契丹。

郭威稱帝，改國號曰周。

宋太祖殺退北漢軍。

北漢舉兵伐喪。

周主殂。

周主祀南郊。

貶王峻爲商州司馬。

周主幸曲阜謁孔廟。

慕容彥超叛周。

藥元福生禽燕敬權。

藥元福殺退劉旻。

契丹陞王舉兵助北漢伐周。

劉旻卽位，晉陽稱北漢。

世宗斬樊愛能何徽。

北漢主大敗走歸晉陽。

北漢劉晏殂子承鈞立。

張藏英請浚胡盧河。

詔毀天下寺院。

詔毀銅佛像鑄錢。

蜀主遣使請和。

趙太祖擒皇甫暉。

世宗召陳搏入對。

劉仁贍病爲軍將擁降。

唐主奉表獻江北四州。

皇子宗訓卽位。

趙太祖爲殿前都虞候。

世宗簡練軍實。

世宗下詔求言。

王朴獻策論備守。

造僧帳計六萬人。

世宗舉兵伐蜀。

世宗舉兵伐唐。

唐主遣使請和。

唐帥劉仁贍堅守。

唐主遣使請和。

世宗殂。

命趙太祖統兵北伐。

苗訓知天文。

軍次陳橋驛。

趙太祖受恭帝禪。

日下有一日黑光相盪。

軍士推戴趙太祖。

趙太祖改國號爲宋。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卷上

詩曰：

漢祚相傳僅四春，

區區篡位謾勞神。

浮榮易若草頭露，

大位歸之花頂人。

五代幾年爭霸業，

千村萬落漲氛塵。

誰知天意歸真主，

夾馬營中王氣新。

話說郭威事漢高祖劉知遠，凡軍府之事，無問大小，悉以咨問於威。高祖升遐，將太子承祐分付着郭威輔佐。奈承祐——諡做隱帝的——聽信外戚李業讒言，一朝無故輕殺大臣。郭威舉兵反叛，挈享國四年之漢鼎而遷之周廟，是爲周太祖也。且說周太祖姓郭名威，乃山東路邢州唐山縣地名堯山人氏。其父郭和以農耕爲業；其母常氏乃河東路潞州黎城縣常武安的妹妹，自嫁事郭和後，丈夫日勤耕稼，婦女夜事績織，廝共生活，應當官司繇役。一日，郭和出田頭耕耨禾苗，常氏將飯

食送往田間，在中路忽被大風將常氏吹過隔岸龍歸村，爲一巨蛇將常氏纏住。不多時雷電頓息，天日開明。常氏喫這一訖，疾忙奔歸堯山，便覺有娠。懷孕一十二個月，生下一個男孩，誕時滿屋祥光燦爛，香氣氤氳。郭和抱那兒孩一覷，見左邊頸上生一個肉珠，大如錢樣，珠上有禾穗紋，十分明朗。郭和向常氏道：『這個肉珠作怪，珠內有禾，莫是田禾之寶？』夫妻私相告語，怕生這男孩後，每歲田禾倍熟，因命名喚做郭成寶。豈料得這孩兒後，家中生計蕭條，田禾耗損，不兩年間，郭和身死。那常氏帶取這個孩兒，年幼無依，未免併疊了家財，將郭和營葬了畢，母子兩個奔去河東路潞州，尋着黎陽縣，投奔着常武安家裏收留，同共作活。年至七八歲，他舅舅常武安使令郭成寶去看牧牛畜。有那大蟲要來傷殘牛隻，被成寶將大柴棒趕去，奪取牛回來。成寶歸家，說與舅舅得知。常武安道：『您年紀雖小，却有膽智，我爲你改了名喚做郭威。您小年有這膽氣，他日可無負「威」之名也。』年至十一歲，武安令郭威去看守晒穀，怕有飛禽來喫穀粟時，驅逐使去。無奈那雀兒成羣結隊，價來偷喫穀粟，纔趕得東邊的去，又向西邊來喫。無計奈何，郭威做成竹彈弓一張，拾取小石塊子做彈子，待那飛禽來偷穀時分，便彎起這弓，放取彈子，打這禽雀，却不曾彈得雀兒，不當不對把

那鄰家顧瑞的孩兒顧驢兒太陽穴上打了一彈。彈到處，只見顧驢兒瞥倒在地，氣絕。被那地分捉將郭威去，解赴黎陽縣裏打着官司。離不得委官親到地頭集鄰驗視顧驢兒屍首，除太陽穴一痕致命外，餘無痕傷。取了郭威招伏，解赴潞州府衙去聽候結斷。那潞州刺史坐廳，將郭威管押立於廳下。刺史一覷，却是孩兒每打殺了孩兒；把筆就解狀上判送法司擬呈。那法司檢擬郭威彈雀誤中顧驢兒額上，係是誤傷殺人，情理可恕；况兼年未成丁，難以加刑。擬將郭威量情決臀杖二十，配五百里，貸死。呈奉刺史台判，准擬照斷，免配外州，將額上刺個雀兒，教記取所犯事頭也。司吏讀示案卷，杖直等人將郭威依條斷決。決訖，喚針筆匠就面頰左邊刺個雀兒。刺訖，當廳陳放。郭威被刺污了歛兒，思量白淨面皮今被刺得青了，只得索性做個窟漢，學取使槍使棒，彎弓走馬；每夜讀誦關外春秋，太公兵法。年至十五六歲，勇力過人。喫酒時，喫得數斗不醉；喫肉時，喫得數斤不飽。一日出市上閑走，有一漢將着一條寶劍要賣。那劍光閃爍，殺氣崢嶸，正是：

手持三尺龍泉劍，

定取皇家四百州。

那漢將這寶劍出賣，郭威便問那漢道：『劍要賣多少錢？』那漢索要賣五百貫錢。郭威道：『好！只

直得五百錢。咱討五百錢還你，問你買得？」那漢道：「俗語云：『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我這劍要賣與烈士，大則安邦定國，小則禦侮扞身。您孩兒每識個甚麼？您也不是個買劍人。咱這劍也不賣歸您。」郭威道：「却不叵耐這廝欺負咱每！」走去他手中奪將劍來，白干地把那廝殺了，將身逃歸邢州路去。郭威到得邢州，尋問唐山縣地名堯山，到得鄉里，那有一個人廝認得他？他跟着那娘娘常氏回潞州時節，郭威且得二三歲。今雖長成，奈緣刺壞了歛，誰人肯認他？行了兩日，却有他親叔父郭科認得他頸上肉珠兒，便喚道：「郭成寶！您今恁地長成了！又怎生刺了歛兒？」郭威向郭科把別後的事一一說了一遍。郭科道：「您雖是殺了那人，却是州縣隔遠，那裏有討您處？您且在此閑耍幾時，却討個生活歸您做。」一日行從柴仁翁門首過——那柴家是個世代豪富，好布施，濟貧寒，積陰德的人。他門下常有諸色百工技藝的人，在彼仰給衣飯——他門下一個相士見了郭威，向柴仁翁道：「適來行過的後生，是何處人氏？這廝將來貴不可言。頸上一顆肉珠，乃是禾寶；頸上一個雀兒，將來雀兒口啄着禾粟時分，這人做天子也！」柴長者見那相士恁地說了，急忙使人喚郭威進來，問他來歷。郭威逐一說與柴長者聽了一遍。長者問郭威曰：「您而今在這裏做

個甚的生活？郭威道：『咱待去爲人雇傭，挑擔東西，胡亂糊口度日。』柴長者道：『不消恁地。咱有個親生女兒，喚做柴一娘，招您做贅居女婿，不知您意下如何？』郭威見說，謝長者看顧。但是小人身畔沒個遠丁，怎生敢說婚姻的話？柴長者道：『大丈夫富貴貧賤，各有時命；且忍耐在家裏，俟時通運泰，必有發跡的分也。』柴長者便喚鄰舍范文二做媒，與郭威的叔父郭科說知，擇取良辰吉日，招郭威入舍，與柴一娘結百年夫婦之好。奈郭威既入贅柴家後，柴長者是個豪富的人，他貪圖相士道郭威他日做天子，別作一眼覷他。那柴仁翁有兩個孩兒，——長的名做柴守禮，次的名做柴守智。——每日與郭威廝趕閑耍。郭威是個浪蕩的心性，有錢便要使，有酒便要喫，時常出外，好使性氣，與人廝打。柴氏向郭威道：『咱父親累代積善，不喜您恃勇使性打人，怕有失手時，自投刑憲，怎不生受？』郭威一日向柴一娘道：『您且安心在這裏。咱娘娘在潞州舅舅常武安家裏，自前年買劍殺了那廝，走從這裏來，一向不知他音耗是怎生。近來該遇赦恩，從前罪過官裏都赦了。咱便欲過潞州，探我娘娘一番，有盤纏可得三五十貫文與我，歸來却得厚謝。』柴氏見他有這孝心，便向爺爺柴仁翁說知，津發郭威離了家門，投潞州去。是時後唐天祐二十年正月的事也。行經月餘，

已到潞州常武安，見了舅舅，問着娘娘信息，且知母氏已自喪亡。是他常舅帶郭威去墳頭拜墓了，慟哭一頓，覺得常武安嫌郭威在前生事連累，亦不甚眷顧着他。恰遇三月時分，有澤州節度使李繼韜將澤州叛唐歸梁，出榜召募敢死勇士備禦。榜曰：

『潞州節度使司欽奉 詔敕，差當職備禦本鎮，收勦裴約，拔取澤州。今備勝召募敢死義士，充軍前勾當。如有英雄豪傑勇力之士，願當一面，願保一城，自出奇謀，共立異績者，許赴軍前應募。待斟酌官賞，奏換真命，斷不食言。故茲榜示，諸人通知。天祐二十年三月日榜。』

李繼韜出了這榜，無人應募。郭威讀罷，心中大喜，自思忖道：『咱有些武藝，識得兵書，若不去充軍，要作何用？』即日去州前揭了榜應募。繼韜一見大喜，便署他做裨將，統率五百人。五月，繼韜要統兵攻取澤州，遣董璋做着先鋒。董璋到澤州城下，與裴約會戰。二將交關，裴約佯敗。董璋乘勝追殺，被裴約伏兵四起，將董璋活捉了。那時郭威躍馬，手輪雙刀，突入裴約陣上格鬪，殺傷三十餘人，將董璋搶歸。那裴約一直趕來，被郭威勒回馬射了一箭，裴約中箭墜馬而死。董璋遂取了那澤州；却把取城的功勞報着李繼韜，做自己功請賞。郭威與董璋爭了這功，又隸屬他部下，思量與他廝爭。

不出，嘔了一肚價怒氣，沒奈何，他是粗漢，只得多喫了幾碗酒，消遣愁悶，連泛了二三斗酒，該酒錢一貫有餘，身下沒錢，未免解個佩刀問店家權當酒錢，候有錢却來取贖。店家不肯當與，被郭威抽所執佩刀將酒保及店主兩人殺死了。地分捉將郭威解赴節度使司去，李繼韜大怒道：「您是軍將，怎得妄殺平民？」郭威將救董璋殺表約取澤州的事，向繼韜詳細說了，只爲喫董璋爭了功賞，肚悶，將佩刀當些酒喫，醉後將他殺了。」繼韜見說，且喝令長枷送獄收問，終是惜他勇力，不忍壞了他，密地喚人放威走了。郭威直奔入汴梁，單獨一身，沒個歸着。一日，在御街上閑行，有陰陽官費博古設肆賣卦，郭威去個卦肆裏買一個卦，專占此身去就。費博古排下了卦子，問：「丈人要作何用？要謀甚事？」郭威道：「咱到此間，待要去充軍，又待要奔歸邢州鄉里，這卦吉凶怎生？」願先生明告。」費博古且將卦影來檢了，寫着四句詩，那四句詩道個甚的？

百個雀兒天上飛，

九十九個過山西。

內有一個踏破脚，

大梁城裏賃驢騎。

郭威一見費博古寫了這詩，心中道是：「咱名喚做郭雀兒，他卦影上分明提出咱姓名，極是靈驗！」

傳古道：『此卦大吉，乃乾卦飛龍之象，不可懸舊回鄉，只好在汴梁住坐，將來有富貴之分也。』看詳此卦，乾象爲龍，亦君象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不爲君，他日亦是近君。德之人，只可謁見大貴人，自此發跡非細。老夫自從在這裏設肆賣卦，前後不曾占得一課如此。賢丈功名來逼，千萬保重！他日無忘老夫之言也。』道罷，郭威心中欣喜，去街上買些酒喫，恰遇平章劉知遠朝回，那郭威醉倒路傍，被喝道軍卒將藤棒子打起來，擁至知遠馬前。知遠見郭威是個健漢，喚郭威根着馬來，引歸私第，詢問郭威是何處人氏，怎生醉倒路傍。郭威從那應募李繼韜軍下攻取澤州，被董璋占了功賞，殺人逃走，來到此間，逐一細說與知遠聽了。向郭威道：『您有這般智力，當此亂離之世，不從事弓刀間立着功名，取那富貴，怎不枉了一生？虛擲光陰，真是可惜！』喚左右將一卮酒賜與壯士飲喫。郭威告覆：『相公！一卮酒怎能醉我？若蒙頒賜，告覓一斗見賜！』知遠見郭威是慷慨丈夫，喚將二斗酒，仍將熟豚蹄一隻，與他接酒。郭威就廳下接了酒，并豚蹄，向廳前跪謝，將到廊下，把大大碗傾酒，滿滿泛了三五碗，抽腰間所佩的刀，將豚蹄割取大盞喫了。劉知遠喚入宅堂裏去問：『郭威您只在咱帳前做親將，統帥七百人，您爲頭目！』即時出了劉付，將一部軍馬交郭威管領。開運元

年，晉主自將兵親征，駕次澶州，檄劉知遠做招討使，與杜威、張彥澤兩個各統所部兵馬，備禦契丹。是時，劉知遠帥軍從太原路去，契丹遣偉王將兵寇太原路。偉王帥精兵五萬，在忻州秀容縣北下寨，旌旗蔽野，馬畜彌山。劉知遠令寫書約會白承福合兵防禦。郭威道：『告樞密招討相公！小人請將精兵三千，明日決定破賊。請相公憑城看小人用計劫取賊營！』知遠謂郭威曰：『虜兵方來，其氣甚銳，未可與戰，您不可輕敵。』郭威曰：『彼跋涉風沙，兼程疾驅而來，士馬疲困，若不乘此攻擊，待營壘已成，我軍見其士馬之盛，必奪其氣，不敢與敵，則勝負未可知也。何似乘其疲困而擊之，可以得志？』知遠曰：『您道得是也！』日未晡，郭威下令令軍士備辦糧食，人持火炬一枚，向忻州秀容縣南藏伏了；約以夜後火舉，則各焚炬鼓譟而進。恁地分付了，郭威脫了衣服，令軍人將他背脊上打丁三十下背花，星夜走過秀容縣北契丹寨上詐降，被巡卒拿去，攏見偉王。偉王道：『這人莫是好細？交軍下斬了頭來！』郭威垂泣道：『小人遠遠來投大王，要爲大王白手取了太原，少報仇怨，怎生疑我是細作，枉把小人殺了！』偉王見說，喚且留人問：『您是何人？可說因依仔細！』郭威道：『咱是劉招討帳前親兵郭威，因喫酒得罪，被主帥將小人打了三十背花，禁受不過，特地投奔

大王。大王不信，可驗背瘡，便見的實。」偉王看了郭威背上杖瘡，便不疑他。問：「郭威，您有甚計可取太原？」郭威道：「知遠軍下有一個使妖兵的人，喚做馬殷，會藏形匿影，喝茅成劍，撒豆成兵。今馬殷已在大王軍營中了，合先爲除了這人，則知遠如失左右手，太原可以垂手拿來。小人請一張劍，併大王帳下親兵一人爲伴，咱有術可以拿得他。」偉王將劍一口付郭威，令阿里罕做伴當，一同搜捕。郭威待至二更後，被郭威將阿里罕殺了；併帳前親軍，盡行砍殺，舉火大譟，一軍擾亂。那三千伏兵，四面掩殺，偉王僅以身免，俘斬一萬七千餘人。偉王卽日引兵逃遁，郭威大得勝捷，表奏朝廷，辟郭威做節度司參謀兼推官，凡有軍馬文字，必使郭威共議。八月，晉主遣劉知遠做行營都統，令將所部兵馬約會山東田地，共禦契丹。那時知遠堅守太原，無赴援之意，晉主疑之，每有國家大事，皆不使知遠謀議。劉知遠自見位高勢偏，頗以爲憂。一日，問郭威曰：「朝廷徵兵甚急，咱每是怎生去就？」郭威謂知遠曰：「河東得山河之險固，有士馬之精強，無事則民勤於耕稼，以廣軍儲；有事則民習於弓矢，以蒞武事。此真霸王之資也！閉關自守，又何憂乎？」晉開運三年八月，白承福部落在太原多務剽掠，居民不安生理。劉知遠憂之，一日，與郭威謀曰：「方今天下多事，若使吐谷渾

白承福等久居太原，此乃腹心之疾，不如早除之。」威曰：「密表於朝，乞遷之內地，分其種落置諸州，則可無患。」晉主得表，遣使送其部落分隸諸州。知遠使郭威等誘承福等入城，以謀叛誣承福等，合其族四百人，殺之無遺。開運四年七月，劉知遠即皇帝位，國號曰「漢」，詔授郭威做樞密使。樞密院吏魏仁浦奉使契丹還，郭威訪問仁浦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逐一疏陳。郭威專信任之。是時，朝廷庶事草創，漢主知遠悉以軍府事委郭威提督。乾祐元年正月，漢主疾大漸，召史弘肇、郭威等入內，漢主泣謂威等曰：「吾披荊棘，共卿等取天下，從事鞍馬三十餘年，行與卿等訣別。嗣子承祐幼弱，（承祐即隱帝）後事託在卿等，善護之。」道罷，漢主殂於內寢。郭威與史弘肇謀，祕不發喪，下詔稱杜重威謗議朝政，頗懷舊心，將重威并其黨押赴市曹斬之。市人爭割重威之肉以啖之。河東節度使劉崇，嘗漢高祖知遠鎮河東時分，與郭威爭權有隙。至是見威方總兵柄，劉崇憂懼，恐郭威報怨，與判官鄭珙謀曰：「主上幼冲，政在權臣，咱與郭侍中不叶，他日必有變，將如之何？」珙曰：「晉陽之兵，天下無比，况又山川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大老，不向此時善自爲計，他日受制於人，悔之何及？」崇曰：「您說得是也！」即日罷了上供征賦，收募豪傑，籍民丁爲兵，朝

廷詔令多不稟承，而反叛之意將萌矣。會河中李守貞與王景鳳翔趙思三鎮反叛，漢隱帝詔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樞密使如故，將兵趨河中，督三道軍馬，收捕三鎮，諸軍皆受郭威節度。郭威受命，至河中，分兵爲三道，攻打河中。白文珂、劉詞兩個，就同州進兵，常思自潼關進兵。郭威自陝州進攻，蓋郭威撫養士卒，與之同甘共苦，小有功的，厚賞之；微有傷的，親視之。軍士無間賢不肖，凡有開陳，皆溫辭色接之；微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此得將士心，所守必固，所攻必克。乾祐二年正月，郭威聽得蜀兵來救鳳翔，趙暉戰敗，求救於郭威。威自將精騎五千人赴援，未到大散關，蜀兵聞風遁遁。郭威再還河中，李守貞果覘郭威之出，使王繼勳引精騎千餘人夜襲漢柵，縱火大譟。劉詞使裨將李穀禦之，繼勳戰敗，殺獲七百餘人，繼勳中矢而逃。四月，李守貞再出兵攻漢長圍。郭威謂都監吳虔裕曰：「聽得河中非久食盡，來則禦之，去則勿追，不旬月間，三鎮之叛盡授首矣。」魏延朗統兵來劫長圍，吳虔裕躍馬迎戰，戰纔數合，魏延朗已被吳虔裕活捉過來。王繼勳帥其衆三千人，詣郭威軍前投降。七月，李守貞見趙思綰、王景崇兩鎮已降，郭威將兵攻拔了河中府外城了。李守貞與妻子赴火自焚。郭威入城，獲守貞孩兒崇玉與其僞相國師摠倫等，解送大梁，磔尸於市。八月，郭威自

河中歸，道經洛陽，見西京留守王守恩貪鄙聚斂，剝削百姓，徑出樞密院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做西京留守。九月，郭威歸至汴梁，前軍人唱凱歌，後陣馬敲金鑼，回到禁城了。漢隱帝登寶殿，集文武官分班立於金階之下。羣臣進表，稱賀三鎮已平。郭威至殿下，朝見隱帝。帝勞之曰：「卿跋涉山川之險，衝冒風沙之中，運籌決勝，使元兇授首，三卿悉平，非卿之力不及此！」龍顏大悅，便支給了金銀絹帛各五千疋兩，犒賞諸軍；宣郭威加侍中樞密大使。威奏漢主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饋兵食，皆宰相大臣居中者之力。臣安敢獨嘗此賜？」隱帝徧召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至殿下，帝命內府出金帶一條賜郭威，玉帶九條賜宰相以下九人，加授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史弘肇又奏曰：「臣以郭威削平三鎮，推功於臣等，濫蒙恩賞，在外藩鎮，未沾恩賜，怎不缺望？欲望聖慈允臣所奏，以削平三鎮，大赦天下，普賜恩爵，使中外之人，共沐維新之澤，不亦美歟？」漢主允奏，令學士院草詔大赦。赦文曰：

「朕以幼冲，入繼大統，宵旰以思，未臻善治。何物強藩，誘致鄰寇，蕩搖我邊疆，俘殺我人民。顧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賴爾二三股肱，實左右朕。元樞出督，諸郡豪傑響應，未及期年，羣兇授首，

三鎮底寧。除征行軍馬，別行犒賞外，加諸鎮節度使各轉三官；部下屬官將士，各轉兩官。所有三鎮百姓，久遭干戈圍守，今年合徵田租，並行蠲免外，余三年免徵一半。自九月初五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弟殺兄、奴婢殺主，大逆不道，不在赦原外；其余已結正未結正，已覺發未覺發，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於戲！否往泰來，共觀維新之化；上作下應，永臻丕乂之風。咨爾多方，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朝廷宣讀赦文了，遣奉使星夜趕到各路開讀，遵依詔旨施行。中外之民大悅。十月，邊郡奏報契丹引兵入寇河北，乞朝廷差兵防禦。朝廷公議差委侍中郭威都督諸路軍馬出河北拒守。乾祐三年四月，漢主諱弘肇曰：『契丹寇河北，昨差郭侍中出督諸將防禦，朕欲使郭威鎮守鄴都，使諸將一聽郭威號召，其備禦契丹事務，專委郭威便宜處置。』弘肇奏曰：『宣授郭威做鄴都留守，仍領樞密大使如故。』蘇逢吉力爭，以爲無留守帶行樞密使的故事。弘肇曰：『領樞密則可以攝伏諸將，便宜行事，號令行矣。不然，事權不二，動有牽制掣肘之患，何以責其成功？』漢主從弘肇之請，令舉士院降制：郭威鄴都留守，樞密大使依舊，仍詔河北諸路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郭威

妻柴夫人無子，有妻兄柴守禮的孩兒名榮的，郭威養以爲子。至是，朝廷署授郭榮做貴州刺史。五月初三日，郭威陞辭赴鄴。至鄴，召集諸將佐就留守衙裏排着筵會，酒至三行，郭威謂諸將曰：『威叨承天眷，留守鄴都，將旨此來，專以備禦契丹，撫安邊境，爲第一義體。知河北諸郡，頻年兵革，凋弊已甚，一意撫摩，尙恐民不聊生。今視事之初，與諸將約：謹斥堠，守封疆，廣軍儲，繕兵甲，諸公責也；毋得縱軍卒抄掠平民，無得放頭口蹂踐禾稼。契丹猝至，則內堅壁而外清野，量敵後進，庶收萬全之功。今後成功有賞，違令者誅，與諸公共守八字，斷不渝也。』諸將聽得郭威言語，私相謂曰：『郭爺敕令不可違犯。』自是契丹畏服，不敢犯邊。隱帝自卽位以來，三鎮旣平，中外無事，除喪聽樂，靡所不爲。十一月，有太后的弟弟李業，因求做宣徽使不得，却與嬖倖閻晉卿、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三四個，日夕在漢主根前譖毀大臣楊邠、史弘肇、郭威等。一日，同謀激漢主忿怒，將大臣楊邠、王章、史弘肇、王殷等四人盡行誅殺。遣供奉官孟業齎詔，令行營都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兩個。郭崇威將孟業囚在獄中，將詔示郭威。威曰：『吾與諸公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事勢至此，怎敢偷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

等皆垂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安朝廷。』威乃留養子郭榮鎮守鄴都，令郭崇威做先鋒，自帥大軍，陸續以進。漢主恐外有變，急詔慕容彥超、侯益等入衛。彥超方食，得使者賈詔來到，捨匕筯，卽日帥兵就道。至汴梁，漢主謂彥超曰：『聽得郭威自鄴都舉兵反叛，禁中之事，煩卿衛護。功成之日，當以郭威官爵相處。』彥超愧謝而退。侯益亦入朝奏曰：『臣有一得之愚，切謂鄴都戍兵家屬盡在京師，不若閉城自守，出其軍人妻屬登城以招之，人人思家，可不戰而勝也。』彥超聽得這話，笑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怎能挫郭公遠來銳鋒？』郭威軍行至澶州，漢主遣侯益統帥閭晉卿、吳虔裕、張彥超等諸翼軍馬趨澶州。郭威乃過滑州，又成節度使宋延渥開城迎降。威入滑州，取庫藏財帛支勞將士，且舉酒屬從行諸將曰：『聞侯令公已督諸翼軍馬自南來，吾欲保全爾曹功名，怎不奉行前詔？吾死且无所恨。』諸將流涕言曰：『公不負國家，國家却負公，所以吾黨爭欲効死，如報私仇。願公前進，彼侯益何能爲哉？』監軍王峻徇於軍中曰：『咱得郭爺爺處分，俟克京城日，聽諸軍旬日剽掠。』諸軍皆踴躍思奮，却說漢主聽得郭威軍至河上，頗自悔懼，私謂竇貞固曰：『昨來舉事太匆匆，如今奈何？』威至封丘，人情惴惴，慕容彥超

於漢主根前大言曰：『臣視北軍猶蟻螻耳！』退問郭威兵數及將校姓名，始憂懼不知所爲，拊髀長嘆曰：『此亦勍敵，未易破也！』會郭威頸上患疽，且駐軍封丘治療，三日而愈。頸邊所刺雀兒，果與珠上禾黍相及。柴夫人令郭威覽鏡道：『您會記得咱爺爺見相士說，您雀兒啄着赦時分，必爲天子？今雀兒嘶近了，富貴來迫，公千萬自愛，毋辜咱父親的期望也！』漢主探聽得郭威兵至七里店，漢主與慕容彥超帥大軍屯七里店，與郭威軍對營下寨；又使劉重進帥禁軍與侯益會合，屯赤岡。時扈從軍容甚盛，至暮皆不戰而須來日。慕容彥超引輕騎直衝郭威陣上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敗走，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往往逃走潰散，降於北軍。侯益等密地走見威投拜，威各遣之還營。慕容彥超與十餘騎奔歸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十餘人宿於七里寨，回視諸軍，皆在郭威麾下矣。旦日，漢主還宮，行至玄化門，有劉銖在門上射箭，幾中漢主。漢主回轡，北至趙村，追兵已及，疾忙下馬，走入百姓家，忽爲亂軍所殺。郭威帥兵自迎春門入，歸私第。初，郭威在魏時，漢主命劉銖往郭威居第，將威家屬盡行屠殺。劉銖性殘忍慘酷，雖嬰孺无得免的；惟柴夫人與郭榮侍威在鎮，无恙。諸軍入京城，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於獄。次早，命諸將分部禁遏剽掠。

者，至日晡乃定。郭威素服入哭隱帝，遷其梓宮於西宮。王峻請曰：『隱帝不君，傾覆社稷，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郭威不許，謂峻曰：『倉卒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使之遇害，罪亦大矣！奈何貶君之位，以快私憤乎？此吾之所不忍也。』郭威帥百官往太后宮起居，奏太后曰：『先帝晏駕，請早立儲君，以主社稷。』太后詰曰：

『河東節度使 劉崇、忠武節度使 劉信，皆高祖弟也。武寧節度使 劉贊，崇之子，高祖養以爲子。開封府尹劉勳，高祖的兒子也。其令百官議擇所立！』

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立開封尹劉勳爲嗣。太后曰：『劉勳久患羸疾，不能起，何以臨朝？』令左右以臥榻昇劉勳，以示諸將。諸將信之，乃別議所立。郭威與峻欲立劉贊爲嗣，百官表請太后下詔，遣太師馮道詣徐州迎劉贊。初，威在河中討三叛時，分得朝廷詔書，見其處分軍國之事，皆合機宜，問誰爲之，使者以范質草詔對。威曰：『此人宰相器也！』直學士當草制詔，威獨令范質草詔，令具儀注於倉卒之中，討論撰定，皆合事宜。威稱賞不已。翌日，郭威帥百官請太后臨朝，垂簾聽政。郭威奏曰：『臣合門老幼，被劉銖屠殺已盡，告太后殿下，將劉銖早正典刑。』太后曰：『付與卿自行處』

斷，便族滅其家，不足以雪公之恥也。」郭威奏曰：「劉銖屠絕我家，我又屠滅其族，怨仇反覆，無有窮極。乞將劉銖押赴市曹處斬，梟首於市，全有其家，免行族滅。」聞者皆謂郭威用心忠厚。劉銖尸棄於市，軍士憤怒，有碎磔其肉以饒大者。不兩日間，有河北路進奏告急文字，報道契丹入寇，屠戮內丘，陷殺饒陽。太后急遣郭威將所部兵馬迎擊，除范質做樞密副使，且說劉贊接待太后誥命，留右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鎮守徐州，與馮道等趨汴梁。在路儀仗，皆如王者儀制；左右山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時分，相顧不肯下拜，私相告語曰：「咱輩破京城之日，屠陷京都，連日剽掠，今復立劉氏爲天子，設若問罪我輩，則全軍被戮，吾黨無遺類矣！計將安出？不早自爲謀，毋待臨期及禍，悔無及也！」郭威軍行至澶州，將欲起離，將士拜伏馬前不起。郭威曰：「您起來！有話得說，遮攔馬首欲何爲耶？」諸將士卒大噪曰：「今中國無主，咱每從侍中征戰，便立得功勞，有誰憐我？譬如在河中時血戰幾番，未梢頭和侍中幾乎性命不保。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若立劉氏，則我將士屠陷京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使劉氏爲之，咱每但有反叛而已，侍中能自保富貴乎？」將士急忙將馬前黃旗裂斷，被郭威身上，其擁威立馬，山呼萬歲。即日向南行，趨歸

汴梁郭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汴梁士民，具道爲軍士迫脅的意，仰官民安心生理，一如舊制，毋得妄生驚疑。軍至七里店，竇貞固報告百官道：「新天子已到七里店。」百官以下，盡出郊迎拜謁。貞固等到七里店，上書勸郭威卽皇帝位。那時劉贊已到宋州，王峻、王殷兩個探聽得澶州軍變，遣着郭崇威將馬軍七百人前往宋州，拒住劉贊，休教他入朝。崇威到得宋州城下，纔見他帶得人馬來，疑必有變，閉了城門，登樓詰問。崇威曰：「公提兵此來，有何話說？」崇威對曰：「澶州軍變，郭侍中遣小人來此宿衛大王，非有他事也。」劉贊召崇威登樓，執崇威手垂泣曰：「不幸國家多變，先皇聽信讒邪，致宗社傾亡。今日事已至此，爲之奈何？」崇威曰：「郭侍中不負高祖皇帝委託，保無他虞，請大王安心。」是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許州判官董裔幾個，皆來侍衛，密地向劉贊曰：「覩着崇威視瞻舉措，敢有反心，道路行者，皆言郭侍中已稱尊御極，而殿下深入不知回轅，將及禍矣。爲今之計，宜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乘夜將兵，規取崇威的馬軍，掠睢陽、金帛，募士卒，投北走歸晉陽。彼新定京邑，朝廷人事倥傯，未暇調兵追我，待彼來追，則我之巢穴成矣。殿下宜早圖之。」贊曰：「郭侍中一心徇國，縱肯負我，詎肯負高祖之恩哉？」猶豫未決去就。是晚，

崇威密說張令超歸朝。平明，張令超帥衆歸，崇威營賈倉皇大懼。郭威又遣人趨馮道先歸。馮道辭賈先行，賈泣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太師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急，太師何以教寡人？』道嘿然不對。客將賈貞數瞬目示賈，欲令劉贊殺了馮道。賈謂賈貞曰：『汝輩不得草草，無預馮公事，豈得妄生疑忌！』馮道既行，郭崇威將劉贊遷移外館居住；將賈的腹心人董裔、賈貞等數人，密地殺了。不兩日間，朝廷差使臣黃仙芝傳太后誥命，廢劉贊做湘陰公，令侍中郭威監軍國事。馬鐸統兵入許州，劉信惶懼自飲藥而死。內而百官，外而諸鎮……威卽真稱帝，威却而不受。威軍營步軍將校章京，因醉揚言曰：『向者澶州馬軍扶立，今步軍亦欲扶立矣！』威立命斬之。以徇。周廣順元年正月，漢太后下誥授監國郭威符寶，就南郊築登極壇——壇分三級，按天地人每級十二梯，按十二月；壇側建大旗二十四面，按二十四氣——百官詣郭監國居第，扶擁郭威登壇——身上穿着赭黃袍，上加袞服，頭戴冕旒，旒皆十二旒——告於皇天后土，拜受冊命，卽皇帝位。百官三舞蹈，山呼：『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定國號曰周。制曰：

『朕周室之裔，銑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爲廣順元年。大赦天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

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決遣。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戶十，漢高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

宣赦已畢，遍行天下。周太祖（即郭威）追念史弘肇無後，乃召弘肇親吏李崇矩入內，訪問弘肇親族。崇矩奏言：「有史弘福的，是弘肇弟弟，今尚存在。弘肇的家財，舊是崇矩掌其簿籍，皆知其數。」因使人宣召史弘福，盡撥史弘肇拋下財產付與史弘福，令其隸皇子郭榮帳下做屬官。請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那處置已定，漢之國祚遂爲周太祖郭威取了也。後有人詠道：

憶昔澶州推戴時，

欺人寡婦與癡兒。

周朝纔得九年後，

寡婦孤兒又被欺。

却說那北漢主劉旻（初名崇）漢高祖同母弟也。舊爲太原府尹，北京留守。周太祖（郭威）討三叛 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時分，立大功，與旻有怨隙。及聞隱帝被弑，旻即謀舉兵向闕。周太祖自河中

入，陽立旻孩兒劉贊爲漢嗣。旻喜曰：『吾兒爲帝矣！』乃罷兵，遣判官鄭珙奉使至京師。周太祖見鄭珙，具道所以立贊之意，且自指其額以示鄭珙曰：『郭雀兒待做天子時，做已多時，傳示劉節使，自古怎有雕、青花項天子耶？幸公無疑！』厚待鄭珙以歸。旻見鄭珙回話，大喜曰：『吾知郭公信義人，必不負高祖也。』太原少尹李驥謂旻曰：『郭公犯順，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怎不爲之所賣？』旻罵曰：『李驥腐儒，離間咱的父子！』命左右將出推斬了。驥大呼曰：『吾負經濟之才，爲庸人謀事，一死固自甘心，但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旻并其妻斬之。及聞贊廢爲湘陰公，旻乃遣人請湘陰公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遣使迎歸，必令得所，幸明公勿以爲憂。』不旬日間，周主遣人往宋州將湘陰公，劉贊弑了。劉旻聽得湘陰公已死，乃即位於晉陽，號曰「東漢」，用乾祐年號。據有十二州，便是并州、汾州、忻州、代州、嵐州、憲州、蔚州、沁州、遼州、石州、麟州，這十二個州府。劉旻既稱皇帝，除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劉承鈞做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審爲代州防禦使，處置已定。鄭珙等帥衆山呼萬歲稱賀。旻謂之曰：『朕以高祖皇帝之業，一旦墜地，今日稱尊，皆出於不得已，咱是

何等天子！爾曹是何等將相！鄭珙因請立宗廟，晏曰：『不須立廟，只如家人祭祀禮可矣。』宰相俸錢每月止有一百緡，節度使止有二十緡，其余薄有資給，所立朝廷特小朝廷耳。在後聞湘陰公被弑，周主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乃爲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却說周太祖且處置朝廷新政，聽東漢自立，未暇攻伐。一日，謂王峻曰：『朕起自寒微，艱難險阻，身備嘗之。遭時喪亂，一旦爲帝，怎敢厚自奉養，以病小民乎？』凡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不須進貢。又下詔求言，凡利民條陳的，許其封章來上。詔曰：

『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所以治天下之道。凡文武官僚，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二月，周太祖將漢宮寶玉器皿陳列殿庭，命武士將斧碎之，謂大臣曰：『凡爲帝王，怎用此物？聽得漢隱帝每日與嬖倖在禁中嬉戲，珍玩之物，不離於手，茲事不遠，宜以爲戒，怎可效之？』謂左右曰：『今後珍異悅目之物，休得進入宮禁！』宣授郭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之有德者爲僚佐，近臣王敏、崔頌、王朴等，周太祖除王敏、崔頌做判官，王朴做掌書記。且說契丹主初攻內丘時分，死傷

頗多；又有月食，軍中屢有鬼魅之妖；契丹主憂懼，遣使與漢通和。會漢室喪亂，劉詞送契丹奉使至大梁。周太祖遣將軍朱憲往契丹國報聘，且敍革命之由。未幾，契丹復遣使來周，賀新卽位。周太祖厚待其使而報之。及契丹主聞北漢劉旻自立爲帝，使招討使潘聿然遣劉承鈞書。北漢主劉旻使孩兒劉承鈞回書，言：『本朝淪喪，欲效晉石敬瑭的故事，求援北朝，興復漢室。』契丹主得書大喜，旻復遣謝彥光奉使契丹國借兵。契丹主亦遣使至北漢謂劉旻曰：『周主遣使命田敏來，約以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爲報聘使，將金銀疋段各一千兩疋，厚賂契丹主，致書稱『姪』，請契丹行冊命禮。契丹復遣潘聿然到北漢，冊命北漢主劉旻爲皇帝。是時周太祖遣將軍姚漢英使契丹，契丹主欲與北漢結援，故拘留姚漢英，不使還國。是年，北漢劉旻待舉兵伐周，契丹主名兀欲的約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酋長連年出征不得志，皆不喜南征。兀欲曰：『吾已許北漢主矣！』驅迫諸部使行。軍至新州，有燕王述輒的反叛，將兀欲殺了，自立爲帝。那齊王述律聽得述輒自立，乃逃入南山。諸部奉齊王述律攻伐述輒，又將述輒殺了，立齊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北漢主以叔父事述律，請兵擊周。奈述律年少，專好遊戲，每夜酣飲至天明方且眠睡，至日中方起，國人號爲『睡王』。十

月，「暉王」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人與北漢軍同舉伐周。北漢主劉晏自將兵二萬，與契丹共攻晉州，三面置着營寨，晝夜攻城。周巡檢使王萬敢與指揮使史彥超、何徽等，分兵堅壁拒守。十一月，周太祖遣王峻將兵救援晉州，詔諸軍皆受王峻節度，聽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不必表聞於朝。十二月，王峻帥軍至陝州，逗留旬日不進。周主聽得北漢攻伐晉州甚急，乃遣使至陝，與王峻議，欲自將兵馬取道澤州路，與王峻會合，救援晉州。乃下詔約以三日離大梁。王峻見使命這說，急忙遣使爲周太祖言曰：『晉州城壘堅固，契丹二國卒攻不下。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須老其師以待其衰耳。陛下卽位方新，藩鎮未能心服，切不宜輕易一動。萬一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乘虛引兵入汴，則大事去矣！』周太祖聽得使者傳示王峻這話，豁然省悟，將手自提其耳，言曰：『嗟！幾敗乃事！』卽日下詔罷親征。王峻引兵趨晉州，聽得晉州之南有個蒙坑田地，極是險峻可畏。王峻未到晉州之先，心下常怕此處田地或爲北漢據守，則難於進攻。及到蒙坑地面，見前鋒已過，私自喜曰：『吾事濟矣！』王峻大軍到晉州，且就……兵秣馬，堅壁不戰。北漢主劉晏軍食已乏，契丹軍已思歸；聽得王峻大軍已到，夜後燒了營壘，一夕遁去。王峻兵入晉州，諸將請王峻乘契丹

之遁，急急追趕殺之。峻乃遣指揮使藥元福、康延沼兩個，將馬軍追殺。北漢兵馬墜崖谷而死者，十分着了四分。康延沼畏懦，追趕不上，故北漢兵得以度河。藥元福疾聲謂延沼曰：『劉崇氣衰力憊，狼狽遁歸，不乘此剪撲，必爲後患。』諸將皆不欲進軍。王峻又遣使令諸將收軍，不可深入。元福等遂回。契丹兵至晉陽，士馬十喪五六。北漢主因這一番挫沮，無意進取，兼是十二州之土瘠民貧，內供軍國調遣，外奉契丹歲幣，賦役頗重，民不聊生，諸將解體，百姓離心，往往逃歸周境矣。廣順二年正月，周主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築大梁城壘，旬日而工役俱畢。是時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起發民丁爲鄉兵，入城爲戰守之備；又多遣羣盜，分頭出鄰境恣行剽掠。周太祖曰：『此賊果叛，吾擒之易易耳！』敕都虞侯藥元福、統帥都部署曹英、都監向訓，共合兵討慕容彥超。臨行，周太祖謂曹英、向訓曰：『元福宿將，有重望，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請以父執事之。唐主遣其將燕敬權帥兵軍於下邳，待爲慕容彥超救援。藥元福出軍迎戰，就陣生擒了唐將燕敬權，進軍到兗州。慕容彥超專意指望唐軍救援，聽得燕敬權遭擒，其謀大沮，集屬官會議，有判官崔周度上書諫曰：

『周度竊謂，魯詩書之國，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

憾，况主上開諭諄勤，苟撤備歸忱，則坐享太山之安矣。」

彥超得書大怒，謂崔周度曰：『如今乃英雄角逐之秋，怎可以詩書禮義言之？您爲周郭威作遊說耶？』決意反叛。奈府庫空竭，無財帛可賞募將士，乃大括民財，應副軍前用度。有匿財坐罪而死者，不可勝數。二月，周太祖將已擒獲唐將燕敬權，放令歸唐，使敬權歸告唐主曰：『叛臣天下之所共疾也。唐主助其攻中國，得非助桀爲虐乎？非計之得也！』唐主聞這言語，大慙，即日將所得中國人厚贈皆遣還。四月，周主謂馮道曰：『慕容彥超之叛，曹英等出師收捕，已及三月餘日，竟無成功。朕欲自將親征，何如？』道曰：『彥超小醜，如魚遊釜中，今陛下天戈所指，泰山壓卵，行將授首也。』即日下詔親征。王師行至兗州，周太祖遣人開陳福招諭之，彥超不伏，乃檄召諸將分道進兵。慕容彥超倉皇失措，召術者曰：『您昨來與我說，鎮星行至角亢分野，正是兗州之地，其下有福人應世，咱乃立祠而禱之。今官軍四面夾攻，鎮星何不出氣力以相救？您爲我禱告鎮星，求神兵相援，事捷之後，當厚有賞賜。』術者依命懇告，謂：『有必勝之兆，明公但出戰，管有神助也。』彥超以爲信，佩取弓箭，驅馬奮擊。被曹英向訓兩個前來迎戰，鬪經數合，彥超穴不能敵，回顧陣上將卒，有一半許不

戰自潰。彥超就馬上號泣道：『鎮星怎不出氣力相助？』疾呼數聲，拽轉馬便走。曹英趕上，被彥超奔馬奔入城去，兩下鳴鑼收軍。彥超點視軍馬，逃降殺死的十分也無三分了。不勝忿怒，拽將術士剛丁，乃放火將鎮星祠焚燒。彥超帶一門老幼，盡投井而死。以下將士開門出降，官軍大掠，民間累經彥超搜括財帛之後，無甚儲蓄。軍卒憤怒，俘殺居民以萬計。周太祖欲盡屠其城，有翰林學士竇儀疾忙去與范質謀曰：『主上新得天下，方收降附，若盡行屠戮，殊失中外來蘇之望。』明公胡不出一語諫之，全活一城生靈，便是活佛出世也！范質與儀俱入行宮見周太祖曰：『首惡者慕容彥超一人耳，今既授死，兗州百姓皆陛下赤子，一時迫於脅從，豈所得已？聞陛下欲屠其城，臣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也。昔高祖圍魯城，怒其不降，欲舉兵屠城，聞弦歌之聲，以爲聖人鄒魯之地，不忍加害。陛下不能爲漢高之所爲耶？』周太祖感悟，遂赦之。且說那漢高祖五年十二月，與項羽廝殺，圍項羽在垓下田地。項羽聞四面皆楚歌，乃自嘆曰：『吾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此非戰之罪，乃天亡我也！』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城不下。漢王引兵圍之，欲盡屠魯城。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羽頭以示之。魯城乃降。范質舉這事諫周主，

亦道是兗州是魯地，陶詩書禮義之化，不可肆屠戮之酷刑。是他范質、竇儀兩個說這幾句話，全活了兗州一城百姓，積了多少陰陽也。六月初一日，周太祖親幸曲阜，謁孔子祠，拈香下拜。左右止之曰：『孔夫子乃陪臣，怎可受天子之拜？』周太祖曰：『您說甚話？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有國家者敢不敬乎？』遂拜。又幸孔子墓設拜，仍下敕禁百姓毋得入孔林樵採，使從臣訪求孔子、顏淵的二家子孫，署曲阜縣令及主簿。九月，周太祖下令敕沿邊守臣，禁止邊民不得入契丹界剽掠俘殺。契丹寇冀州，周之守臣與之拒敵，契丹宵遁。十月，契丹界分瀛州、莫州、幽州三州大水，三州之流民入周塞者，計四千餘口。周太祖下詔，令所在官司賑給存恤之。中國之民先被俘虜而得歸者，亦不下十餘萬。平章軍國事李穀以病臂辭位，周太祖遣中使詣李穀私第俞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得其人代卿任事。卿但強起就職，若使事功得就，怎以朝禮爲拘？』穀不得已起視事，臂痛尚未能執筆。周太祖詔謂三司士務繁劇，許令刻名及押字印用之。自五季以來，俗尚勇鬪，訴訟無法。太祖乃立訴訟之法，敕民間凡有訴訟，必先經由縣州及觀察使司。如其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訴訟人自不能書牒，倩人書的，併書所倩姓名住處，防有虛妄誣訴之弊。若無人可倩，聽執白紙投告有司，吏

爲依口書寫。所訴必須切己的事，休得挾私妄訴；違者以反坐斷之。舊制：禁民間私買賣牛皮，凡有牛皮的，悉令輸官償直。唐明宗時分，支鹽價之。晉天福年間，并鹽亦不支給。至漢立法禁斷，有犯牛皮一寸的，死罪；民間日用，無得將牛皮用度。李穀向周太祖曰：『民間所輸牛皮，欲從三分中減免二分，計田十頃，稅止取皮一張，餘聽賣買，惟不許賣與外國。』此令一行，公私俱以爲便。十月，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殘，野雞族多產羊馬孳畜，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遺。野雞族不禁彥欽誅求，舉兵反亂。事聞於朝，乃授折從阮做靜難軍節度使討之。明年，野雞族歸降。十二月，鄭滑二州河決，淹了十餘萬家。太祖遣使往二州修塞。靜難鎮節度使侯章入朝，獻買宴絹一千匹，銀五百兩。周太祖却之不受。侯章道：『藩鎮朝覲，無以見慰，勸些小銀絹，聊表孝順小心也。望皇帝休怪！』太祖慰諭之曰：『諸侯朝覲天子，宜有宴犒之禮，此在國家經常費內支破，豈待買耶？如此，殊失君臣交際之體。』敕有司今後有似此比例，皆不許受。廣順三年，劉言上疏乞移武平節度……治就朗州置立設法賣茶，以備貢獻。朝廷從其請，且說前世屯田，皆在邊塞上，田地使屯戍軍耕佃。唐末中原屯駐軍馬去處，皆置營田。其後又召募貨產高大人戶輸苗課佃耕，戶部別置一司總領，不屬州縣。或丁多無役，

或容庇奸盜，州縣不得詰治。梁太祖朱溫擊淮南時分，擄掠得牛萬餘頭，悉給農民，使每歲輸納牛租。在後牛已死，而租額不除，民間甚以爲苦。周太祖生長田間，素知其弊；李穀建議請朝廷將戶部營田務租牛課一項革罷了，撥營田的民戶屬州縣管領。田廬牛具並賜與現佃的爲永業，各各修葺屋廬，栽植桑柘，獲地利數倍。是年戶部增戶口三萬餘戶。葉載采獻言：『營田多有肥饒田土，不若鬻賣與民戶，可得錢數十萬緡，資助國家用度。』太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取此錢何用得？無奪民間生理乎？』子以利規我，是權萬紀故智也。』那權萬紀在太宗時分，奏宣堯部中可鑿山治銀，歲取數百萬。太宗責萬紀道：『天子所少者，嘉謀善政，有益於百姓者。公不能進賢推善，乃以利規我，欲比方我做漢之靈帝、威帝耶？』斥使遠第。周太祖却葉載采之請，太宗之意也。有葉仁魯者，周太祖舊時親吏也。做着萊州刺史，坐受枉法賊事，法當賜死。太祖遣中使將酒食賜與仁魯，謂曰：『汝自抵國法，吾亦無如之何。汝之死，吾當存撫汝母及爾妻孥，休以爲憂。』仁魯感泣就刑。皇子郭榮做鎮寧節度使，屢請入朝。王峻忌榮英烈，每沮止之。恰值王峻行視決河未回，郭榮再以爲請。周主許之。及入朝，見有李守貞部下騎將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太祖指全義謂左右曰：『全義忠

於所事，昔在河中，李守貞部下，屢挫吾軍。汝輩宜效全義所爲也！補馬全義爲殿前指揮使。王峻聽得皇子郭榮入朝，疾忙奔歸大梁，表請出鎮，宣授王峻做平盧節度使。峻晚節處事狂躁，一日奏薦顏行、陳觀兩個爲相，周太祖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須有德望者可當相位。』公所薦二人，德望何如？峻罵曰：『陛下以花項文身爲君，又何德望之有？』語頗不遜。峻退，周太祖使人幽峻於別所，召馮道等入見，泣謂之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柄用新進，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峻百端間阻，無君如此，誰則堪處？』乃貶王峻做商州司馬，峻憤恚而死。三月，宣授郭榮做開封府尹，封晉王。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注九經，刻板印賣；至今年六月，板方成，獻之周太祖，令本監印造，頒賜諸路州縣學。是時蜀中有毋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造學館，刻板印九經授學者讀誦。雖干戈倥偬之餘，尙不廢文明之治，可謂知本者矣。七月，唐大旱，井泉枯竭，淮水可涉而渡，餓民過淮者，絡繹於道。濠、壽等州，發兵拒之。周太祖聞之，勅謂使臣曰：『彼我之民一也。遣使宣諭詔旨，有糴米過淮者，休得禁遏。』八月，周太祖自入秋以來，得風痺疾。術者呂宗一奏言：『陛下聖躬萬福，忽得此疾，乃箕星臨分，宜散財作福以禳之。』周太祖欲祀南郊，築圓丘社稷壇於大梁之南隅，

又作太廟於城西，將擇日親饗焉。會鄴都留守王殷入朝，殷在鎮恃功專恣，肆行不法，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不請於朝，即以帖行之；又不時科歛民財，以自豐殖。周太祖心頗惡之。一日，因其入朝，留王殷充京城內外巡檢，乃勉強扶病御殿，殷入起居，遂使左右執之，誣殷欲以郊祀日作亂，送大理司誅之。有司奏以十月初一日享祭太廟，周太祖力疾祭享，纔及一室，不能跪拜而退。命王榮代拜行禮，周太祖僅能瞻仰致祭而已。郊祀畢，百官朝賀，周太祖宣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時周太祖患疾，羣臣少得進見，中外恐懼，聽得晉王典掌兵柄，人心稍安。軍士有怨郊賞薄者，周太祖召諸將至寢殿，詰責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爾輩怎不知之？今乃縱凶徒怨謗，惟知怨望朝廷，不知已有何功，而敢如此肆無忌憚，恐於爾輩不便！」諸將皆惶恐謝罪，窮究其不逞者戮二人，流言乃息。在先，周太祖在鄴郡日，每期望小吏曹翰有才幹可委任，及卽位，使曹翰事晉王榮。榮鎮澶州時，分使翰做牙將，榮入尹開封府，翰從容謂榮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在侍傍，躬嘗藥之職，奈何猶決事於外耶？」榮感悟，卽日入侍禁中。周太祖疾篤，將

諸司細務停止勿奏；若有大事，則晉王稟進止，宣旨行之。周太祖喚晉王榮謂之曰：『昔吾西征，見唐朝十八陵，無不被人發掘的，此無他事，祇是多藏金寶故也。我死，爾當以紙衣被我體，以瓦棺斂我形，塋中休得用石，惟用甕代之。工人役徒，皆依例支給雇傭錢物，毋得煩擾小民。葬畢，籍定近陵三十戶，蠲免繇役，使三十戶守視，勿營繕下宮置宮人，及作石羊、石虎、石馬、石人等物。此等虛文，宜一切革罷。惟立一石碑，上刻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將此碑置陵前。吾之告汝止於此矣，爲天下君，不是易事，您可在意着！』言訖而殂。晉王榮就柩前卽皇帝位。軍馬大事，雖世宗臨決，（世宗卽晉王榮）然猶稟命於太后柴氏而後行。且說北漢主劉昫聽得周太祖已殂，就內殿舉酒相慶，遣使臣多將金帛賂契丹主，借兵伐周。契丹主遣政事令楊衮將帶萬餘騎往晉陽，與北漢會合。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人，宣白從陣做都部署，張元徽做先鋒使，與契丹趨潞州攻打。有潞州節度使李筠（卽李榮，避世宗諱，改名筠）遣部下將穆令均的統軍迎敵，在上黨縣東下營。兩處陣員，一箭砲石打不到處，一員將軍出陣，却是張元徽。與周將穆令均兩個廝戰，經三十餘合，元徽佯敗北走；穆令均不知元徽已設伏兵，一力追趕，被伏軍四處掩擊，令均爲亂。

軍殺死。惟李筠單騎遁歸上黨，收拾潰卒，嬰城自守。具表奏聞。

『昭義節度使臣李筠，謹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謹言：我朝不幸，先皇太祖仁明，英武皇帝宮車晏駕，有北漢叛賊劉晏，幸禍伐喪，結連契丹入寇，軍逼潞州。臣已遣部將穆令均前途迎戰，在上黨地面屯駐，被賊將張元徽，陽敗誘殺穆令均，我師敗績，皆臣授受乖方，自取喪師之罪。謹奉表以聞，且臣嬰城自守，効死勿去。所有潞州備禦事宜，乞天朝命將出師，以圖防禦萬全之勝。臣喪師之罪，乞付司敗定斷，席藁以待斧鉞之誅。昧死奏聞，伏候聖旨。』

顯德元年二月 日，宣授中奉大夫昭義軍節度使臣李筠頓首百拜上。』

三月初二日，世宗得表大怒，欲自將拒北漢兵。在朝羣臣皆曰：『劉崇向來在平陽戰敗，逃遁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況陛下卽位方新，山陵大事未畢，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足矣。』

世宗曰：『劉崇幸我大喪，欺負朕年少新立，此賊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得天下，凡有征伐，未嘗不自親征。太宗英武尙如見，朕怎敢偷安不以身先士卒乎？』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世宗曰：『劉崇以十二州之地，事力單弱，不過借契丹勢援以陵我。』

以吾國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卵耳，又何難哉？道曰：『未審陛下能做山否？』世宗以馮道前朝元老，優禮答之。惟王溥從史世宗親征，世宗命馮道奉周太祖梓宮赴山陵；下詔親征，即日起離汴梁。軍馬已至懷州，世宗欲兼程速進，有指揮使趙晁密地與通事舍人鄭好謙道：『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未可勇往。』好謙以其語奏聞世宗，怒曰：『何物豎子，爲此浮言，以沮我師！行當戮之以徇。』即令左右將趙晁枷了，以警軍之衆。有人詠一首詩道：

北漢劉崇敢伐喪，

蚍蜉撼樹不知量。

天戈一指士爭奮，

鼠竄狼奔返晉陽。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卷下

詩曰：

五代都來十二君，

世宗英特更仁明。

出師命將誰能敵？

立法均田非徇名。

木刻農夫崇本業，

銅銷佛像便蒼生。

皇天倘假數年壽，

坐使中原見太平。

且說梁、唐、晉、漢、周的五代，共得五十六年，大都有十二代人君。其間賢君之可稱者幾何？先儒曾說道：『五代之君，周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其餘無足稱者。』且說周世宗纔登大位之後，便遭那北漢主劉崇舉兵伐喪，倘如馮道的說，則退然自怯，保守一方，待他誘致強虜，長驅而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世宗天性英武聰明，銳意求治，憤然以親征爲第一事。是洞然見得大計之所係，不區區爲兒女曹苟効目前計爾。世宗自懷州倍道疾驅，不旬月間已到澤州，就州之東北隅下了營壘。那

北漢主劉崇的軍馬，在高平南田地裏下寨。明日，周將樊愛能擊漢軍，北漢軍退屯陽城。世宗怕北漢主遁去，下詔趣諸軍休分，明夜兼程趕上。北漢主劉崇在巴公原排陣；張元徽排陣在巴公原投東一壁；楊衮帥契丹兵馬排陣於巴公原投西一壁。衆軍行伍，極是嚴整。世宗志氣精銳，軍行太速；那河陽節度使劉詞將着後軍，尙未來到，衆心頗懷憂懼。世宗命白重賞將左軍排陣於營之西角；樊愛能、何徽將右軍於營之東角；向訓史彥超將馬軍居中；張永德將禁軍扈衛世宗軍駕。世宗身披甲冑，跨馬入陣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寡少，意下自悔，不合借援契丹，大言於軍中曰：『諸將且看我今日不特只是殺贏了周軍，亦可使契丹見我用兵，便自心服也！』楊衮策馬前望周世宗軍馬，退謂北漢主道：『周亦勦敵，怎生輕進？』北漢主奮額怒曰：『諸公勿言！恐沮我軍氣勢。試觀我決勝，拿取周主過來，爲咱的孩兒報仇也！』那時東北方大風，少頃轉作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乂向北漢主曰：『時可戰矣！當乘風力助我軍勢。』北漢主深信其言，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而諫曰：『風勢如此，怎生……我勢有言可戰者，又可斬也。』北漢主叱之曰：『吾計已決，老書生休得妄言，吾當斬汝以徇軍。』北漢主出陣，急麾張元徽軍先進，與周將樊愛能、何徽合

戰纔經數合，只見樊愛能、何徽兩個引取馬軍先走，右軍潰散，只留步軍千餘人，盡解甲走詣北漢。主軍前投降。世宗見右軍逃潰，只得自引親兵，冒犯矢石督戰。是時宋太祖趙匡胤爲世宗宿衛將，厲聲謂同列曰：『主上處此危急，正是吾輩拚死力戰之時。』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您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咱爲右翼；左右夾攻賊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曰：『公之謀是也！』道罷，各帥二千人進戰。趙太祖身先士卒，馳犯賊鋒，衆軍力戰，無不以一當百。北漢軍大敗，內殿直馬瑀躍馬引弓，連射死數十人，士氣益振。馬全義引數百馬軍直陷漢陣，北漢主趙徽出戰，元徽前略陣，馬倒爲趙太祖射殺。楊衮見周兵強盛勇鬪，且恨北漢主說他心服的言語，全軍退遁。且說樊愛、何徽兩個引騎南走，剽掠輜重；且揚言契丹軍大至，官軍已輸，餘衆盡爲降虜。世宗遣近臣爲使諭止之，不聽，反將使者殺了。前路與劉詞相遇，誑使劉詞不得前進，詞不從，引兵赴援。那時北漢主尚有萬餘人，阻澗而陣。薄暮，劉詞軍至，與趙太祖等合擊北漢，追至高平，劉崇下營處，僵尸遍野，委棄輜重器械牛畜等物不可勝計。是夕，世宗野宿軍營，捕得步軍之降漢的，盡斬之。樊愛能、何徽等，聽得周師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在高平休兵秣馬，宴犒諸軍，選北漢之來降者得數千

人刺做効順指揮，遣淮上屯戍，餘有二千餘人，賜資裝，遣之還北漢。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兼行北遁，高平一敗，驚破心膽，所至得食未及舉筭，傳說周軍來至，輒棄筭倉皇而走。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吾僅得走入晉陽，救死且不贍矣。世宗欲誅樊愛能、何徽等，猶豫未決。晝臥帳中，時張永德侍側，世宗因此事謀之。永德對曰：『樊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決，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號，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曰：『吾必誅此賊。』即令軍士收捕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至帳前，責之曰：『愆曹非不能征戰，正欲將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命盡斬之於軍前，又給櫬車，使擗尸首歸葬。由是驕將惰卒，知有所懼，朝廷號令方新，毋復如舊時行姑息之政也。張永德爲世宗曰：『趙匡胤智勇過人，當待以不次之賞。高平之戰，使非趙公用，命當先，苟皆如樊、何之徒，則陛下之大事去矣！』世宗嘆賞其勇，超擢做殿前都虞候。余將校之遷除者凡數十人，有自行間擢爲主軍廂者，仍釋放趙晁囚繫，且說北漢主一敗竄歸晉陽，收召散卒，繕治甲兵，修完城塹，以備周師之來。遣王得中護送契丹政事令楊衮歸國，因求救於契丹主，契丹許之。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到晉陽城下耀兵，未議攻取大計，既

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其州縣亦多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并之意。諸將皆謂糧乏，請班師。世宗不聽。軍士亦往往有剽掠者。北漢民大失望，稍稍逃歸山谷，自爲保聚之計。世宗聽得居民恁地逃徙，急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有入粟者，使得拜官。又發近縣民夫運糧，以給軍食。遣李穀詣太原計度糧料。北漢憲州、嵐州、石州、沁州、忻州五州來降附於周。五月，世宗自潞州趨晉陽，至晉陽城下，旗幟環晉陽城連亘四十餘里。楊衮與王得中奔回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了楊衮，使數千騎屯忻州、代州界上。世宗遣符彥卿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遊騎時至城下。彥卿與諸將列陣以待之，來則與戰。史彥超將馬軍二十人爲先鋒，殺退契丹兵二千人。恃勇深入，爲契丹所殺。彥卿引兵還晉陽。折德辰帥州兵來朝謁世宗，仍置永安軍，以折德辰爲節度使。是時，發兵攻晉陽城，會天時久雨，士卒疲病，乃令引還。初，王得中自契丹回，中路爲邏卒捉獲，囚送世宗軍前。世宗釋其囚繫，賜以帶馬，問得中曰：「虜軍幾時當到？」得中但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求。」或人謂王得中曰：「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卽至，公能自全乎？」得中長嘆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

契丹如此，則家國俱亡，吾獨生何益？寧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乃自縊而死。世宗將離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後，使前軍先行，以防後來追蹤者。北漢果出兵追躡於後，藥元福擊退北漢軍，行匆遽，焚棄芻糧數十萬，至鄭州謁嵩陵而還。世宗自以遠衆議親征，破北漢，却契丹，自此以後，政無大小，皆以身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之，書曰：

『臣聞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以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顯德元年五月日，宣授朝散郎，河南府節度使司推官臣高勳百拜上獻。」

書上，世宗不報。北漢主歸晉陽，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劉承鈞臨決。七月，周世宗加吳越王弘

椒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宣魏仁浦爲樞密使。先是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行簡閱，故臨陣之際，類皆驕蹇，不肯用命，若非走潰，則是投降，無一足恃。世宗因高平之戰，見樊愛能、何徽等一軍不戰而潰，察知軍中弊倖，一日，謂侍臣曰：『凡兵在乎精，不在乎多，今以百農夫之力，僅足供一甲卒之需，奈何！朕吾民之膏血，以蓄養無用之兵乎？且好歹不分，衆何所勸？』乃命趙太祖大簡諸軍，擇其精銳者升之，其羸弱者去之。仍詔募天下壯士，許令詣闕，撥付趙太祖簡閱，選其出衆者爲殿前諸班。凡禁軍、馬軍、步軍，皆各令所轄將帥選之。故士卒精強，所攻必取，所戰必勝也。十一月，李穀按視河隄，舊時河自楊劉至博州一百二十里，東潰分爲兩派，匯爲大澤，彌漫浸及數百里，如齊州、棣州、淄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魚以給口食，久不能塞。沿河之民，居不遑安，自李穀按視之後，發役徒六萬人塞決河，三十日而工畢隄固。且說北漢主劉崇自高平一敗，奔歸晉陽，憂憤抱病，至是方殂。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冊命劉崇的孩兒承鈞爲帝，更名劉鈞，上契丹的表稱「男北漢皇帝劉鈞」，契丹賜詔則稱「兒皇帝劉鈞」，忍恥事虜，效尤石敬瑭故智也。怎不貽笑後人哉？且說世宗立符氏爲皇后，初，符氏乃符彥卿的孩兒，嫁與李守貞的孩兒崇訓爲妻，曾有相

士言符氏他日貴爲天下母，守貞聽得此語，決意反叛。及爲周太祖收捕，崇訓先自殺了弟妹，次將殺符氏，被符氏藏匿韓下，崇訓求之不得，爲亂軍所迫，崇訓自刎而死。及亂兵入至堂下，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我的爺爺與郭侍中結爲兄弟，爾曹休得無理！」周太祖既得符氏，遣使送符氏歸之彥卿；後爲周世宗娶之。至是立爲皇后，後爲人性和惠而明決。世宗重之。顯德二年正月，世宗謂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往往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漕運每斛給耗一斗。夏州李彝興見浙德辰且爲節度使，恥不及德辰，梗塞道路，使周使者不得通音問。世宗與李穀謀之，李穀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容，府州褊狹，不關係輕重，且宜以理撫諭彝興等，庶全大體。」世宗曰：「德辰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北漢，奈何一旦爲彝興間阻，遂置之度外乎？」夏州祇產羊馬，貿易百貨皆仰給於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胡權齎詔書詰責之，彝興惶恐謝罪，道路復通如故。自兵興以後，朝廷銓選之法久廢，故官不得人，以此之故，世宗制定舉令錄的法度，令翰林學士兩省舉縣令錄事，除官之日，仍署舉的姓名。若貪污枉法賊濫，並連坐舉主。由是令錄得官，州縣之事無不治矣。二月初一日，日食四分，世宗下詔令羣臣極言得失，詔曰：

「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卿大夫其空臆畢言，朕將覽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下之明日，封章沓至，世宗采其可用者，皆見之施行。初，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略無藩籬之限，所以居民不遑安處，纔有哨騎到來，先被剽掠。邊將張藏英奏請於朝，謂深、冀等州有個河，喚做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掘使深，疏水壅令滿溢，若胡馬之來，亦可限其奔突，庶百姓有逃生之路。世宗下詔遣王彥超、韓通兩個將帶軍馬，起發民夫，前去浚河。仍就地名李晏口田地裏築一座城壁，留兵馬屯戍，衛護沿邊居民。張藏英自陳備邊之策：

「臣張藏英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伏讀聖詔求言，仰見陛下有志……，謙沖無我，廣山海之度，恢天地之心，此而不言，臣則有負。臣備員邊瑣，自恨不能盡犬馬之報，苟有所見，用敢上陳。竊謂地形要害去處，若以精兵控守，則契丹無長驅之患，強藩絕借援之謀，一舉而兩得。此臣所以拳拳於胡盧河之請也。此河既浚，李晏口之城已築，請列置戍兵，募邊人之驍勇者

厚其廩給，使春作之時，勤力於農，以事耕稼；農隙之際，講求弓馬，以習戰伐。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人自爲守，胡虜雖披猖，亦無所騁其技矣。臣倘蒙公朝采覽，允臣所請，募兵之責，臣自任之。緩急之際，隨宜討擊，庶可少寬北顧之憂也。冒死謹言，伏取進止。顯德二年二月日，臣張藏英表。」

世宗覽奏大喜曰：『藏英有此智謀，必能爲朕扞守，賢於長城遠矣！』降詔褒答。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勇士五千餘人。會王彥超視役築城，忽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部兵馳擊，契丹大敗，斬首三千餘級，生擒契丹將屈突惠。自此邊郡之民，得免抄掠之禍，漸漸休息生聚也。四月，世宗謂大臣曰：『大梁城中迫隘，欲展外城，先立個標幟，候今冬農隙之時，興工板築，纔東作農忙，則罷其役，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百姓葬埋，仰出所標七里之外營地安葬，其標內俟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百姓從便蓋造房屋住坐。凡標內舊有墳墓去處，仰先期遷葬。』羣臣皆謂城築固善，小民不免怨詈。世宗曰：『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爲居人之利。』盤庚五遷，小民胥動浮言，盤庚不顧浮言，作誥勸勉，使民無沈溺之患，亦此類也。』卽日下詔議廣大梁城築便宜事理。世宗謂宰相曰：『朕自

踐祚以來，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有吳、蜀、幽、并等處，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是時有廷臣王朴獻策一篇，策曰：

『臣 王朴謹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謂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因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而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非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以致大，積微以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隱誠心，以結其志；賞功罰罪，以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謀；知其山川者，願爲向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懦，聞有小敵，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而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

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劉崇自高平既敗之後，氣沮力竭，必未能遽爲逸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銳利，羣下畏法，而無向時驕蹇之習。諸將効命，而有臨陣死戰之忠。先自夏秋邊郡蓄積芻糧，期年之後，然後出師。顧何攻而不克，何向而不取哉？臣冒昧上聞，惟陛下留意。顯德二年四月日，比部郎中臣王朴表上。」

王朴詣闕獻上這備邊策一道了，世宗欣然納之。世宗謂朴曰：「覽卿所陳，甚愜朕意。非卿憂深慮遠，何以及此？朕恨見卿之晚也！」卽日宣授王朴做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五月，世宗下詔敕天下寺院無敕額者悉廢之，毀爲民居。禁約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仍禁僧俗舍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殘害肌體抄化之類，誑惑流俗者；有犯的，皆刺面撥付極邊充軍。仍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時廢了寺院三萬餘所，止存有敕額二千六百九十四寺，見管僧尼六萬餘人。世宗知其數，嘆曰：「此六萬人閑僧，每歲妨幾農夫供給之矣！緩急何益於國家哉？」又詔天下有銅鑄的佛像，並發付坑冶司鑄錢所銷毀鑄錢用度。廷臣有請曰：「銷

佛像鑄錢，非福田利益也。」世宗曰：「佛以寂滅爲事，以有身爲幻，苟利衆生，雖割捨身命有所不恤，況區區之銅像哉？」竟下詔收毀銅像。六月，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戶馬遇的父親，其那弟爲吏枉斷冤死，屢經覆按，無以伸訴。世宗臨問，盡得其實，時人皆以爲神。自此以後，諸州縣長吏無不留意獄訟也。且說世宗與廷臣議伐蜀，謀可將的，王溥薦宣徽使向訓，遣向訓實詔令鳳翔節度使 王景共議伐蜀，向訓與王景同趨秦州，王景取蜀 黃牛寨等八寨。

黃牛寨

馬嶺寨

木門寨

仙厓寨

白澗寨

紫金寨

鐵峽寨

東河寨

八寨盡歸附於周。趙季札先將輜重及妓妾等遣歸，祇單騎馳歸成都府去。蜀主以爲季札軍敗走回，蜀人莫不震恐。蜀主喚左右押趙季札斬了，便商量遣着使命往北漢 劉鈞處，及唐主處，約二國一齊出兵，以禦周師。二國皆許赴援。七月，宰相謂王景等伐蜀無功，糧運不繼，固請罷兵。世宗命趙太祖往視之，歸言秦、鳳有可取之勢。世宗除王景爲招討使，向訓爲都監。九月，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微兩個統軍來拒周師。李廷珪亟遣李進據守馬嶺寨，又遣馬軍屯守白澗，又分兵趨鳳州城北隅。

屯守，絕周師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統軍二千人守黃花；又分遣一千軍趨唐倉，控扼蜀兵歸路。且說張建雄到那黃花地面上，恰遇着蜀將王楷，兩個接了便戰。王楷力不敵，敗走唐倉，恰撞着周軍，戰了兩合，楷又敗走馬嶺。李進與白潤軍馬，一齊來救王楷，被張建雄乘勝追殺，俘虜三千餘人，蜀兵大敗。李廷珪退保青泥嶺。那時雄武節度使 韓繼勳，棄秦州奔歸成都，有判官趙玘將秦州詣王景軍前投降。那時更有一項援兵，從斜谷一路來，遇王景部將韓烈殺退，一齊潰散。成、階二州見蜀兵大敗，亦各舉城降附於周。蜀人震恐，世宗得蜀捷大喜。百官入賀，世宗舉酒命王溥曰：『蜀師之捷，卿擇帥之力也！』世宗欲署趙玘爲節度使，范質固爭，祇授郢州刺史。一日，世宗與諸將相會食於萬歲殿，因說：『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旣不能躬耕以食其力，但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稍可自安也。』蜀將李廷珪、伊審徵奔還蜀，素服請罪，蜀主赦之，遣使致書於周，請修和好。世宗怒蜀主抗禮不答，但諭使者曰：『愆歸告汝主，貪殘以虐民，昏迷以廢政，吾不過奉行天討耳。爾若會事之時，奉表稱臣，則和好可成。不然，帥兵來戰，特活捉獻俘於廟社，爲百姓每除殘去暴也。』蜀主見使者回，致世宗之語，大爲之懼，聚兵運糧於劍門，白帝城兩處，

爲守備之計。王景進圍鳳州，命韓通統兵向固鎮，田地築城，絕蜀援兵，遂取鳳州，擒鳳州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計五千餘人。崇溥不食而死。世宗詔已獲蜀之將士，其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以資裝。秦鳳成階四州除常稅外，其餘科繇悉行革罷，以寬民力。十一月，世宗議舉兵伐唐。唐主好文華，喜人諛己，故上下相諛悅，政事日亂。自取唐州，破湖南後，志氣愈驕，有併吞天下之心。舊時李守貞與慕容彥超兩個反叛之時，唐主皆爲他出師。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原。每冬淮水淺涸，發軍戍守，喚做把淺。世宗遣李穀做淮南前軍部署，王彥超爲副使，督侍衛諸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各率所部軍馬伐唐。汴水自唐末潰決，壅橋東南，盡爲污澤。世宗謀伐唐，先發民夫因舊堤疏導，東至泗上，欲通漕運故也。唐主聽得周之王師已至，君臣皆有懼色。惟劉仁贍詞氣無異平時，部分諸將守禦。唐主差劉彥貞做都署，將軍馬二萬趨壽州；皇甫暉、姚鳳帥軍馬三萬，在定遠田地下營；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圖國難。李穀等到淮南造浮橋，自正陽田地一直渡淮。王彥超到壽州城下屯駐。劉彥貞部將宋遠等輕軍挑戰，被王彥超設伏掩擊，斬首二千餘級。吳越王錢弘俶遣使入貢，世宗下詔慰諭，且命出兵助周擊唐。顯德三年正月，世宗授蜀節度使王

環做曉衛大將，賞其不降也。世宗下詔親征淮南，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帥兵先赴正陽，世宗軍駕離汴梁。李穀攻壽州不下，唐將遣數百艘戰艦待攻浮梁，已到正陽江中。李穀與諸將商量：『我軍不能水戰，若賊兵斷我浮梁，則腹背受敵，無可生之路矣。不如退守浮梁，待車駕到來，却謀進攻。』世宗聽得李穀此謀，急使人止李穀休退兵。及使者至，則已焚芻糧，我軍皆退正陽。世宗急遣李重進統兵直趨淮上。李穀奏曰：『賊之戰艦日進，淮之水勢日漲，萬一糧道阻絕，不無生受。願陛下且駐蹕陳、穎二州之間，俟重進大勢軍馬來到，臣與之共渡，相視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萬毋躁進。不然，厲兵秣馬，春去冬來，使賊兵疲於奔命，俟其勢衰，收之未晚。』世宗不報。唐將劉彥貞素來驕貴，初無才略，所歷諸藩，恣爲貪暴，賂權要以固祿位。聽得李穀退保浮梁，私切自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其行，謂彥貞曰：『公軍未至，而敵已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何苦求戰恁地之速？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聽。既行，仁贍曰：『劉公此行，必敗無疑。我軍且乘城爲備可也。』李重進渡淮逆戰，彥貞軍於安豐，連營數十里。李重進登高望其軍，喜曰：『甚易破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馬軍三千，自上流出，其不意攻之，破之必矣。』重進乃被重鎧，先諸

軍躍馬突賊陣，交鬪數合，彥貞力不敵，退走；爲李穀部將王成帥兵繼攻，彥貞後軍不得進；彥貞單騎倉皇敗走，遇重進發一矢，殪其將張萬進；彥貞馬跌，爲亂軍所殺。李重進斬彥貞的首級，俘斬萬餘級，唐軍大敗。張全約數拾潰軍，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做左騎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世宗授李重進做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世宗大軍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城，發民丁數十萬，日夜攻城。命趙太祖統軍出擊。趙太祖帥兵在塗山田地裏下了營；平明遣羸弱百餘騎進追賊營，未及交戰，詐爲逃遁，賊將何延錫等果悉衆來追，伏兵一鼓出荻林間，賊衆大敗，追至渦口田地，斬唐都監何延錫，俘獲二萬餘級，奪戰艦一百五十餘艘，周兵聲勢大振。詔王逵帥兵攻唐鄂州。二月，下蔡浮橋成，世宗自往視之，命趙太祖將兵倍道攻襲清流關。那時皇甫暉走入滁州城，斷橋爲自守計。趙太祖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皇甫暉曰：『人各爲其主耳！願容我成列而戰，休迫人太甚。』趙太祖笑曰：『姑寬汝須臾之死耳！又何害於事？』暉整衆而出，太祖身被重鎧，躍馬突陣奮擊，纔得數合，已擒皇甫暉并姚鳳二將，遂拔滁州。時趙玄朗（卽宋宣祖、太祖之父也）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趙太祖曰：『父子雖是至親，城門乃是王事，不敢用私恩廢王

事決難奉命。『明旦乃許入。』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記滁州帑藏的財帛。太祖遣親吏取帑中絹數正，儀謂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盡取去，亦無礙事。今小生抄籍以後，藏中的物皆官物也。非有詔書，不可得矣。』太祖以儀爲忠。前時永興軍節度使劉詞，臨沒上遺表以其幕屬官蘄人趙普爲薦，乞朝廷錄用。范質至潞，署趙普爲滁州判官。太祖與之語，甚悅。克滁州日，獲盜百餘人，皆該死。趙普請於太祖曰：『何不先訊鞠，然後決斷？』由是得全活者十之七八。太祖益以普爲賢。太祖屢獲勝捷，威名日盛，每臨戰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謂太祖曰：『恁地爲敵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我耳。』唐主遣泗州牙將賈書至徐州請和，書詞稱唐皇帝奉書，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世宗不答。世宗偵探得揚州無備，令韓令坤將兵襲揚州。且戒令坤毋得殘民。凡李氏之陵寢在揚州的，遣人與其元守的共守護之。令坤受命，倍道疾趨，奄至揚州，帶數騎馳入城，城中全不知覺。唐副留守馮延魯倉皇無計，髡髮爲僧，被僧衣服逃竄，被軍士執赴令坤軍前。令坤慰諭揚州百姓，令各披塔如平時。軍士一無所掠，士民大悅。以次進取泰州。且說唐主爲見兵出屢敗，大懼覆亡，乃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詣周奉表稱臣，獻御服、茶藥、及金、銀。

器皿、繒、錦、牛、酒等，至周世宗軍前。鍾謨、李德明素有口舌，世宗知其必來遊說，盛陳甲兵而後出見之，謂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衣帶水耳，未嘗遣一介修好，祇能泛海通契丹，借援強胡，抗衡中夏。所謂禮義，又安在哉？今遣爾來，欲說我罷兵耶？咱非六國愚主，怎被您口舌所能搖撼？可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壁，借府庫以勞軍。恁時，爾之君臣能無悔乎？』鍾謨、李德明二人股栗，不能對一辭，皇恐而退。吳越營田使陳滿爲丞相，吳程言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一鼓可下也。』程以滿之謀告吳越王弘俶，弘俶遣吳、程督兵趨常州。三月，吳、程攻常州，先攻破外城，執唐團練使趙仁澤，送錢塘。仁澤見吳越王不拜，且責吳越王負約。弘俶怒，挾其口至耳。元德昭、憐仁澤之忠，以良藥傅之，故得不死。唐主伯吳越侵迫潤州，使柴克宏爲右武衛將軍，帥兵救常州。克宏蒙船以幕，匿甲士於船中，徑襲吳越營，大破吳越軍，斬首萬餘級。吳、程遁歸。克宏自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克宏死。二月，周世宗至澠，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的人，各持一石。趙太祖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賊將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翼蔽太祖，矢中瓊臂，死而再甦，鏃著骨不可拔。瓊飲酒一大

臣，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唐主授孫晟爲司空，遣晟與禮部尙書王崇質奉表於周，願奉周正朔，守土疆。晟謂馮延巳道：『當左相爲此行，晟若辭之，則爲負先帝矣。』旣行，自知不免於禍，中夜歎息，謂王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義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所知也。』旣至，世宗遣中使將孫晟等詣壽州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誘之。仁贍見孫晟，戎服拜於城上。孫晟謂仁贍曰：『公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聽得孫晟言語，大怒，欲斬之。晟曰：『臣爲唐宰相，怎可教節度使外叛耶？』世宗釋其罪。周師又取唐光州、舒州、蘄州。唐主復遣李德明、孫晟奉使於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欲盡求江北之地，不許。李德明請歸白唐主，令獻之。世宗許其歸。晟因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唐世宗賜唐主詔曰：

『諸郡悉來，大兵立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逼人於險。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唐主得詔，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世宗威德，及周國甲兵之強，勸唐割江北之地。唐主意猶豫未決。宋齊丘不欲唐主割地，謂李德明輕佻，言多失實。會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等，素惡孫晟及德明，

使王崇質詣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孫晟及李德明，以弟齊王李景達爲諸道兵馬元帥，陳覺爲監軍使，將兵拒周。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爲哉？』唐主不聽。四月，唐將軍陸孟俊將兵趨泰州，周軍遁去，進攻揚州。韓令坤亦將遁。世宗遣張永德將兵救援揚州，令坤復還。世宗又遣趙太祖將兵屯六合，太祖下令曰：『揚州軍有過六合一步者，折其足。』令坤固守揚州，不敢動。世宗攻壽州，久不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糧運不繼，與近臣商量，待欲班師。近臣謂不如且東幸濠州，以待諸將進取，倘未集事而歸，彼得以躡吾之後，怎無損失？世宗從之，駕幸濠州。是月，韓令坤寫着戰書，索與陸孟俊廝殺。孟俊約日會戰。陸孟俊謂令坤曰：『您周軍退遁，獨守揚州孤城，何耶？會事之時，舉城歸還；如或不然，擒汝來，取爾頭獻唐皇帝，博取節度使也！莫說咱不會道來！』令坤曰：『中國百萬之師，您不量力，敢爾求鬪。今日授首陣前，鑿爾心肝，薦取一盃酒爲百姓伸冤也。』道罷，兩將便鬪。令坤躍馬馳突，孟俊敗走。趙太祖自六合帥兵擊其後，擒陸孟俊於馬上，餘軍散走，僞尸遍野，獲衣甲器械無數。舊來陸孟俊廣馬希萼時分，滅却舒州刺史楊昭憚之家，以昭憚的女孩兒生得美貌無雙，獻與馬希崇做小妻。令坤攻破揚州，馬希

崇將楊氏獻與令坤做偏房，及獲陸孟俊，將長枷枷了，待解赴世宗行在所獻俘，楊氏在簾下見之，忽撫膺慟哭，謂令坤曰：『這廝昔時殺我家二百口，今見之恨不斬之，萬段告元帥！』休解赴行在，怎不就軍前殺之，爲賤妾報前日之仇也？令坤命左右押在軍前責之曰：『您今日怎不取我頭獻唐主，博節度使耶？咱今日要您心肝薦一杯酒，您且休怪！』孟俊答曰：『死則死矣，願速行刑！』令坤笑曰：『剛汝萬段爲生靈泄憤，何用速爲？』喚左右縛放木椿上，副之。趙太祖又聽得齊王景達將兵欲渡江，疾忙奔歸六合。唐軍已距六合二十里頭，設柵不進，諸將謂太祖曰：『好乘其方來擊之！』趙太祖曰：『我衆不滿二千，若往攻之，彼見我軍寡少，得以易我；不如待其來，則應之，兵法所謂兵應者勝，破之必矣。』居數日，周軍持重不與戰。景達出兵趨六合，趙太祖奮擊，大破唐軍，殺獲七千餘級，溺死於江者不計其數。景達單騎逃遁。是時，將士有不致力的，太祖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的數十人，押赴軍前斬之。自是部將無敢不盡死力爲戰者。渦口作浮橋成，世宗駕幸渦口行視，欲入揚州，范質等謂兵疲食少，諫之而止。五月，世宗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七月，唐將朱元等取舒州和州，蘄州，并兵攻壽州。在先爲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喚做

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軍至，爭奉牛酒迎勞。將帥專事俘掠，不加存恤，民皆失望，逃入山谷，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喚做「白甲軍」。周軍討之，屢爲所敗，所得州縣往往爲唐所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於世宗，請以廣陵之軍併力攻壽州，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接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感悅居民，負糧糗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趨壽州。唐諸將請據險以邀之，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使敵人懷德，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自守，毋得擅自出軍。那時壽州之圍益急，唐齊王景達駐軍濠州，遙爲聲援，軍中政令皆陳覺主之，擁軍五萬，無意出戰，將吏畏之，無敢言的。八月，周王朴爲司天監，王處訥撰欽天曆成，頒行天下。九月，除王朴做樞密使。十月，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廷徵斂穀帛，多不俟收斂紡績之畢，非時督辦，教百姓每生受！」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起催，秋稅以十月起催。民間甚以爲便。山南節度使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乃入朝，世宗授審琦守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朝廷近來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無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世宗念趙太祖揚州六合勝捷，宣授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太祖表趙普爲節度推官。十一月，李重進

與張永德有嫌隙不相下，永德密表奏李重進有歹心，世宗不以爲信。是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懼。重進一日單騎詣張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之親，俱爲周朝元帥，同心王事，何事相疑？若是其深？』昔蘭相如與廉頗後私仇而先國難，今日幸侍笑談，敢不效廉、藺交歡耶？』話說裏說廉頗、藺相如的事，乃是六國時，秦王與趙王會於渾池，藺相如侍宴，叱使秦王擊缶，以雪趙王鼓瑟之恥；及歸趙，趙王以相如做上卿，位在廉頗的上。廉頗道：『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乃因侍宴，以口舌之下，位居咱上；咱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聽得廉頗有這言語，不肯與廉頗相會，每出纔望見廉頗，輒引車回避。相如之舍人請曰：『子視廉將軍怎及秦王？子能廷叱秦王，顧畏一廉將軍哉？』相如謂舍人曰：『夫以秦王之威，相如尙當朝會處叱之。咱雖驚怯，怎畏廉將軍耶？』顧念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有咱兩人存也。今兩虎共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回避廉將軍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耳。』頗聽得相如的言語，悔悟前非，露袒負荊，過相如之門謝罪。二人置酒交歡，遂爲刎頸之交。李重進自到張永德營，道這般言語，亦要同心輔周，解釋張永德之私憾也。由是二人之疑心永釋，百姓衆軍亦各安心。唐主探問得二將交怨，却密地將蠟書招誘。

重進反叛，無非是謗毀反間的言語。重進將蠟書奏於朝，在先唐使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遇甚厚，時或召見，以醇酒賜飲，問唐國的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周無有二心。及得重進所奏蠟書，出示孫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唐事虛實，默然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孫晟到右軍巡院，與晟飲酒，從容訪問，晟終不言。翰乃謂晟道：『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不動，乃索討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去衣冠就戮。曹翰叱左右將孫晟下去，并從行者百餘人盡殺之。貶鍾謨做耀州司馬。兩日，世宗又憐孫晟忠節，悔殺之，復召鍾謨爲衛尉少卿。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欲拜陳搏爲諫議大夫，搏不受，力辭還山，曾吟一首詩，道是：

十年踪跡走紅塵，

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

悶見笙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

野花啼鳥一般春。

那時陳搏陸辭還山，世宗問搏飛升黃白之術，搏奏曰：『陛下貴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

爲？世宗曰：『朕欲用卿共治何如？』搏對曰：『堯舜在上，巢由各得自遂其志。』乃詔許還山，令州縣以時遣人存問。顯德四年正月，唐壽州城中被圍已是兩年，糧食空竭，齊王景達遣許文顯、邊鎬、朱元等將兵數萬救壽州。軍馬在紫金山下寨，列十餘棚，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發兵築筍道運糧，綿亘數十里之遠，將抵壽州城下。李重進纔及駐營了當，便出奇兵邀擊，唐兵接戰，大敗而走，殺死八千餘人，奪取二寨。遣人據守。唐劉仁贍在壽州，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與李重進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怒成疾。劉仁贍的幼子名崇諫的，夜泛舟度淮，爲小校所執，仁贍命左右將去腰斬。有監軍使周廷構爲之營救，仁贍不許。廷構復使人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非不愛崇諫，奈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失。若徇私貸崇諫之罪，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劉公何面目見將士乎？』急命殺之。將士皆感泣。周諸將皆云：『唐援兵尙多，壽州未易下，奏請班師。』世宗得奏，猶豫未決。是時，李穀寢疾，世宗遣范質、王溥就其第問之。穀曰：『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鸞輿親征，則將士爭奮，此行必可下矣。』在先，唐水軍善戰，周兵無以敵之。世宗自壽州歸，乃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使唐之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遠勝唐軍。三月，世宗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水軍自閩河沿潁

入淮，唐軍大驚。世宗渡淮，直抵壽州城下，躬擐甲冑，屯軍在紫金山南壁。命趙太祖襲擊唐寨，斷其甬道。唐兵首尾不相應援。朱元特功驕恣，唐主將楊守忠代之，元憤怒，舉寨萬餘人降周。世宗命趙胤將水軍數千人沿淮而下，命諸將會合，襲擊唐寨紫金山，大破唐軍，殺獲萬餘人，生擒許文、顧邊、楊守忠等。餘衆果沿流東潰。世宗自將馬軍數百，與諸將夾岸追擊；又水軍從中流而下，唐兵戰死的、溺死的、及降的，着了四萬餘人。獲船艦糧食器仗以十萬計。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齊王景達、陳覺奔歸金陵。世宗耀兵至壽州城下。唐帥劉仁贍病甚，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降表，昇仁贍出城以降於周。仁贍臥不能起，世宗慰勞錫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治在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囚。百姓有受唐主文書保聚山林的，悉令復業。政令有未便於民者，聽本州條奏。又下制存恤劉仁贍，制曰：

『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其以劉仁贍爲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

劉仁贍是日卒，追賜爵爲「彭城郡王」。唐主聞仁贍之死，亦贈太師。世宗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

以旌仁贍之節。世宗詔開壽州倉廩，出米以賑饑民。四月，世宗軍駕還大梁。八月，周平章事李穀能以王朴爲樞密使。李穀臥病二年，九次上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十月，世宗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取士。北漢麟州舉城降附，世宗授本州刺史楊重訓爲防禦使。十一月，世宗自將伐唐，攻破濠州關城，拔其水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遣將攻拔羊馬城，城中震恐。唐之戰艦數百艘在渙水東，欲策應濠州。世宗命將乘夜襲破之，鼓行而東，直至泗州。趙太祖先攻泗州之南，因焚城門，破水寨；世宗御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世宗自至城下，禁約軍中翦獲者毋得入城，民皆感悅，爭獻芻粟以給軍。唐戰船數百艘，保守清口田地，世宗追至楚州西北擊破之；趙太祖擒唐應援使陳承昭以歸。唐將郭廷謂知唐不能自立，命參軍李延鄒草表，延鄒以忠義責廷謂，廷謂以兵脅之。延鄒擲筆於地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殺之，舉城降周。世宗時攻楚州，郭廷謂自外來朝謁，世宗慰勞廷謂曰：『江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橋，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使郭廷謂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行至高郵，唐軍悉焚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軍方至。世

宗聽得秦州無備，遣兵襲取之。顯德五年正月，周師克唐海州。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爲北神堰阻，限不得度。欲就楚州西北隅鑿鵝水以通其道，遣使臣前去相視，使還，且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世宗乃自往視，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工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周師拔唐靜海軍（卽通州）吳越之路始通直先。世宗遣使至吳越，謂使者曰：『卿去雖泛海，還當陸歸。』今通州旣入版圖，吳越之使，可遵海而歸汴矣。周師攻唐楚州，踰四十日不降。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張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與刃俱盡。彥卿尙舉繩床以拒周兵，不勝而死。所部一千餘人，轉鬪死於鋒刃，終無一人降者。高保融將水軍會周師伐唐。二月，世宗軍至揚州。三月，世宗幸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怕世宗渡江，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弘冀臣事中國。那時淮南田地祇有四州未下，是廬州、舒州、蘄州、黃州也。陳覺見周國甲兵之盛，告世宗乞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界，懇求息兵，辭旨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只取江北，今爾主更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書曰：

『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朕之興師，非敢貪求土地，殘虐人民；實以天下一家，怎可自分胡越？今

國主已輸誠款，歸附本朝，南北一家，各守封域，以撫治人民，豈但國主享安靜和平之福，將子孫孫實嘉賴之通好方新，書指更不贅及。顯德五年三月日，周國皇帝書問。」

唐主拜受世宗書，乃奉表來謝。表曰：

「唐國主謹頓首頓首百拜表上皇帝陛下：比遣臣陳覺奉表天朝，欽奉詔書，休兵息民，允許通和，特容小國臣附，仰見陛下天涵地育之恩，謹獻江北四州；每歲輸納貢賦一百萬緡，以助上國供億用度。昧死謹言，伏候勅旨。顯德五年三月日，唐國主臣李昇表上。」

世宗得表，百官稱賀。江北悉平，共得唐之土地十四州六十縣。世宗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須傳位。賜錢弘俶、高保融等犒軍錢帛數十萬。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赴世宗軍前犒軍。世宗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募，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養長吏以時檢校。世宗命發民夫浚汴渠，自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江，淮舟楫皆得以通於汴矣。唐主遷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殺，除去帝號，奉周正朔。在先唐平章事，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嘗笑烈祖龔，謂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

籌議量耳；怎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時，眞英主也！君臣相諛，偷安度日。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妄誕不足信。唐主謂：『延巳忠純，朕未見其爲妄誕也。』夢錫曰：『大姦似忠，陛下不悟，國其危矣！』及已降附周朝，延巳輩每謂周爲大朝，夢錫笑謂之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謂中原爲囊中物；何意今日事周大朝，而自處以小朝廷耶？』延巳等慚愧不敢答。世宗始命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於唐，賜御衣、玉帶、欽天曆及犒軍錢十萬緡，絹帛五萬疋。唐主常棄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詔每歲賜給鹽三十萬斛，應副唐民之食。俘獲唐之士卒，悉命歸之。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年十月，詔散騎常侍艾顥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將鄉村率以百戶爲圖，圖置耆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幙職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之屬，毋得多取於民。顯德六年，淮南大饑，世宗命州縣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如何？』世宗曰：『民，吾子也。怎有子倒懸而爲父者不救解之哉？安在責其必償也？』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已。世宗謂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

軍都虞侯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在乾寧軍列柵開游口三十
六所，遂通瀛州、莫州。車駕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非尋常行道所由之徑，民間皆
不覺知。契丹事州刺史王洪舉城來降，詔授韓通做陸路都部署，趙太祖做水路都部署。世宗自御
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沿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耀舉城歸降。以水
路漸溢，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五百人，從官皆恐懼。胡馬連羣出車駕左右，不敢進
逼。趙太祖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附。五月初一日，侍衛都指揮
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關南之地，悉已平定。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
州，諸將山呼萬歲稱賀，皆曰：『陛下離京纔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北舉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今虜
騎皆聚幽州，未宜深入。』世宗曰：『乘勝長驅，如破竹之勢，怎可中輟？』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
重進先發，據固安。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世宗不豫，遂還軍。是時孫行友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
欽獻於行宮，押赴軍市斬之。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韓令
坤戍霸州，陳思讓戍雄州，遂還軍。駕至大梁，往返纔六十日耳。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

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世宗降詔不受其貢，詔曰：

『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唐主遣鍾謨入貢於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

曰：『怎恁地說？向日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

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且道世宗的言語，

唐主感之，遂修葺金陵城壁，凡城之不堅者葺之，戍兵之少者益之。初，宰相屢請封諸皇子爲王，世

宗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世宗不豫，乃封皇子宗訓爲梁王。是時，梁

王生已七歲矣。世宗欲除魏仁浦爲相，議者謂仁浦不由科第。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爲輔佐

者，怎盡由科第耶？』乃以王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吳廷祚爲樞

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太祖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問兵部尚書張昭曰：『朕欲擇

相卿於朝行，問誰可相者？』昭以李濤爲薦。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耶？』昭對曰：

『陛下所責者細行，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爲不殺彥澤，他日必爲國家

；患漢隱帝之世，李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柄，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李濤終不可置之中書。」又翰林學士王著，乃世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嗜酒無行檢，遂不果用。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質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

……………(下缺)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話，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漢史皆缺下卷；雖上卷尙存回目，而梁史已綴去數葉，不能補矣。元忠於光緒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張大令敦伯家，以壓歸裝。顧各家書目，皆未著錄；博訪通人，亦驚以爲罕見祕籍。偶憶夢梁錄小說講經史門有云：『講史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疑此平話或出南渡小說家所爲，而書賈刻之，故目錄及每卷首尾輒大書新編五代某史平話也。惟刊自坊肆，每於宋諱不能盡避。其稱魏徵及貞觀處，則皆作「魏證」、「正觀」，要亦當時習慣使然。是書近爲吾友武進董大理授經景刊行世，寫刻之精，無異宋槧。他日藏書家或與士禮居本宣和遺事並傳乎？宣統辛亥七月，吳曹元忠跋於京邸之淩波榭。

商務印書館

標點宋人評話

左列現存宋人小說四種係我國古代白話文學中之重要作品本館特加新式標點鉛印行世以廣流傳

新編五代史評話

據武進董大理景刊宋巾箱本 一册 六角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據上虞羅振玉景印日本三浦將軍所藏宋槧本 一册 二角

大宋宣和遺事

據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 一册 三角五分

京本通俗小說

據江東老嫗影元人寫本 一册 二角五分

元(1913)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標點宋人評話新編五代史平話(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標點者 黎烈文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不准複製※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77310

